# 大雁情

大雁排成“人”形，有些人徒具人形。

美国田野的池塘边草地上，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大雁在悠闲地吃草。大雁的英文名称是Canadian goose，直译为“加拿大鹅”。大雁身披棕灰色的翎毛和雪白的腹羽，黑色的头颈上有一圈白色的“项链”，清丽脱俗。

我工作的研究机构分布在几个地方，那个占地100英亩（约合600市亩）的有大片草地，绿树成阴，还有一个小湖，几百对大雁栖息其间。由于气候适宜，水草丰茂，这些大雁乐而忘返，几乎忘记了一年一度的迁飞，更不知加拿大在何方。

大雁实行“一夫一妻制”，总是比翼齐飞，并肩漫步，一起悠闲地吃草。春天是大雁交配的季节，产卵后，雌雁专司孵化，雄雁负责警戒，不让生人靠近。刚破壳而出的小雁就会摇摇摆摆地走路，黄黑条纹的绒毛，胖乎乎的十分讨人喜欢。这是雁妈妈和雁爸爸最高兴和最骄傲的时候，雁妈妈领头，雁爸爸殿后，带着排成一列的雁宝宝，领它们去吃草、散步和游泳。为了保卫家庭的安全，雁爸爸时时警觉地环顺四方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有一天我开车经过，看到路边一对雁妈妈和雁爸爸带着两只雁宝宝在散步，就停下车来想欣赏一番。不料机警的雁爸爸马上张开双翅头颈贴地冲过来，为了不打扰这个温馨的小家庭，我只好将车缓缓地开走。雁爸爸的勇敢无畏使我很受感动：面对这钢铁庞然大物，它竟然奋不顾身。

大雁的家庭规模不一：有五六只雁宝宝的大家庭，也有一两只雁宝宝的小家庭。但不论大小，雁妈妈和雁爸爸都非常尽职。有一次看到一个迷你小家庭，雁妈妈和雁爸爸一前一后，带着仅有的一只雁宝宝从雁群的众多大家庭中穿过，依然昂首阔步，丝毫也不自卑，使人看了感到既有趣又怜爱。

暮春时节，雁宝宝正开始长大毛。1999年的某一天，怀宗下班叫家就朝着我大叫：“你猜我看到什么啦？”我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反问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她欣喜若狂地说：“我看到了大雁办的托儿所！”“大雁有托儿所？！”她接下去说：“千真万确！早晨我开车去上班，发现一长溜二三十只雁宝宝，由两只大雁领头，另外两只大雁殿后，列队越过马路向湖边走去，井然有序，大家都停下车来来让。想想看！这么多雁宝宝肯定不属于同一个家庭，不是托儿所又是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”对！是个托儿所。大雁竟会办托儿所，简直不可思议！”怀宗惋情地说：“真遗憾照相机里没有胶卷了，否则拍一张照片多好。”第二天我自己去看，果然看到二三十只雁宝宝由两只大雁带着在大树阴下悠闲地吃草。这以后，大雁托儿所成了两人经常的话题。看来大雁托儿所可能比人类托儿所历史更悠久，在人类高唱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以前，它们早就实现了。过去我们只知道大雁飞行时排成人字形，是巧妙地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最省力气的队形；大雁每年南北飞迁几千里而不迷航，是因为有特殊的生理导航系统，我们曾为大雁的这些智慧而感到佩服。如今又亲眼看到大雁的育儿智慧：幼小时由家庭抚育，稍长后由托儿所照看。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——不！雁力。使得为抚育小雁耗尽精力的大雁能够休养生息。小雁上托儿所，父母也放心，万一遇到狐狸袭击时，四只大雁会发出警报，招来整个雁群合力保卫。怀宗又发挥她的想象力了：“晚上睡觉时，托儿所的雁宝宝睡在整个雁群的中央，狐狸就无法偷袭。”我故意逗她：“你又没看见，怎么知道？”她说：“猜想啊！既然它们白天会把小雁集中起来，晚上也会的，因为一个多月大的雁宝宝已经不能再钻在父母羽翼下藏身了。”大雁托儿所最重要的作用是训练雁宝宝，使它们从小就懂得相亲相爱，习惯于集体生活；培养它们守纪律，幼时列队而行，长大才会列阵而飞。我们为大雁的超凡智慧和大自然的神奇奥妙而感到无比惊讶和震撼。

盛夏时原先的雁宝宝都已长齐大毛，变成俊美的少男少女了，大雁托儿所也解散了，仍回到雁爸爸和雁妈妈身边。这年遇上百年大旱，草地逐渐枯黄，雁群为了生存结队飞出去找吃的，只留下几只孤雁。怀宗对我说：“它们一定开过会，讨论由谁留守根据地。”我被她那认真的神态逗笑了，说：“它们一定会回来团聚的。，”她接着说：“留守的任务很艰巨，不仅要忍饥挨饿，还要随时迎战乘虚而入的领地争夺者；雁群归来时，不知该怎样表彰这几位具有牺牲精神的留守者呢？”

8月下旬研究机构召开员工大会，主题是“野生动物”，我以为是要讨论保护大雁，高高兴兴地赶到会场坐定后，一位彪形大汉上台发言，题目竟是“如何消灭大雁”。我惊呆了，他却滔滔不绝地列举大雁的所谓“罪状”，比较各种消灭大雁的方法。这激怒了我，心想：大雁是这样的可爱，从来不侵犯人类，碍着你们什么啦？为什么非赶尽杀绝不可呢？他们最后决定以狗驱雁：去买800美元一只的特种狗，再花几千美元雇人来进行专门训练，然后用狗来把大雁赶走，据说经过训练的狗只赶不咬。听说大雁不致被咬死，我心中略微放心了些；但马上又想到：大雁会飞可以逃避，羽毛未丰的小雁怎么办？这时在我身后的一位女秘书站起来说：“为什么不把那些大雁都杀了冷藏起来作圣诞大餐？岂不既省钱又实惠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在一个文明的高等研究机构中竟有人想得出这种绝主意，还好意思当众说出来！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坐在对面的一位技术员站起来说：“何必费那么多功夫，统统抓起来送屠宰场岂不更省事？”这时我已怒不可遏，正想发作。一位负责人走上台去，从容地说：“我是大雁爱护者协会的会员。”一句话轻易地化解了一场即将爆发的争执。我很佩服他保护大雁的立场和他的机智，但我仍然非常担心这些大雁的命运，它们不知道世间还有比狐狸更可怕的敌人。回家后告诉怀宗，她气愤地说：“在这些大楼还未造起以前，大雁就在这片草地上栖息了。是人类侵犯了大雁的家园，有什么资格驱赶大雁？”

9月，几场透雨以后，枯黄的草地返绿了，飞走的大雁都回来了。日前我经过湖边，看到一群大雁正在树阴下吃草，突然几只凶猛的大狗扑向雁群，大雁们嘎嘎叫着展开翅膀四散奔逃，我吃惊得大声喊叫……定神再看，雁群仍在悠闲地吃草——原来是一场噩梦般的幻觉。但愿噩梦不会成真！